

<<郝进步的婚姻战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郝进步的婚姻战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725193

10位ISBN编号：7538725199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青春燃烧

页数：20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郝进步的婚姻战争>>

内容概要

郝进步常常想，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就好了！他和叶梅住在像玻璃一样透明的房子里，为夫妻的那点儿事，他们长期和房子斗争，他们对暗号，支开父母和孩子。

但人算不如天算，郝进步的每一次发泄几乎都来自自己的想像。

岳父从局长的位置退下来，郝进步升为主任，主任就有房子了。

正乐呵时，有人找上门让为他们的酒做广告。

也就是那天，郝进步多喝了一口酒。

按照计划，把父母和孩子支开了，叶梅也早早下班，原本可以…… 叶梅叫门，郝进步开门。

一次又一次，郝进步都到达了高潮。

谁知道郝进步打开的是衣柜的门，门外的叶梅已经冻僵了。

蝴蝶翅膀轻轻一抖，郝进步和叶梅的婚姻就有了蝴蝶效应。

郝进步本为了叶梅去买块豆腐，却以嫖娼的名义被抓进派出所。

好你个郝进步！

一人玩俩！

郝进步被停职，随后和叶梅悄悄地办理了离婚。

为了老人和孩子，为了家属区“模范夫妻”的光荣称号，他们又“非法同居”。

这个婚姻崩盘了，郝进步总要想办法救市吧！

<<郝进步的婚姻战争>>

作者简介

青春燃烧，原名王桂艳，O型血，一个执著用心写作的人。
祖籍吉林，现居安徽。
喜欢烧香，拜佛，听禅音。
擅长使用冰冻的幽默刻画激情的生活，著有著名长篇小说《狼殉》。

<<郝进步的婚姻战争>>

章节摘录

CHAPTER 1 干将剑和莫邪剑，是一对形影相随的雌雄双剑，是一代铸剑名师干将所铸，妻子莫邪为铸成此剑自焚于炉火之中。

这个传说，二千五百年来一直是爱情的顶峰。

干将剑和莫邪剑，是藏剑人心中的极品，是刚强、至爱、奉献的挚情之剑。

叶梅就是我的莫邪剑，深深地插在了我的心上。

我叫郝进步，是叶梅的男人，以安分守己、老实厚道著称。

我爹是铁匠，我娘是村姑。

乡下人没有拿玫瑰花求爱的说法，我娘瞅了一个没人的空儿，往我家铁匠铺一站，拽着棉袄袖子，红着脸跟我爹说了句：“俺想给你生儿子……”我爹一锤落下，敲掉了半个手指头。

于是，为了那个伟大的理想，两个乡下人凑一块儿，除了闹腾那一亩三分地以外，就是闹腾那一米三的宽炕。

村子里的人眼见我娘的肚皮不停地鼓起来，瘪下去，瘪下去，再鼓起来。

我娘创造了年年有收获的高产记录，一口气生了四个丫头片子。

我爹说，不生了。

我娘总是在说，再加把劲，人总是要进步的嘛。

城里人出生在医院里，我只能出生在炕上，因为我是乡下人的儿子。

我娘生我的时候，我爹跑了十里八乡，才找到了一个八十岁的接生婆，传说这接生的老奶奶除非不接生，一接生保准是小子。

老接生婆把我从娘胎里拽出来，刚看见我的头，就开始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，怪自己有眼无珠，不该贪财接了我这个生意。

我一生气，还没有来得及哭，就迫不及待地朝老接生婆脸上啐了泡尿，一是为了她的清醒，二是肆无忌惮地证明我是个小子。

当我爹看到我那个会啐尿的鸟时，笑呵呵地拍了拍我娘，说：“终于进步了！”

就这样，我爹我娘都是文盲，却给我起了一个让我感到至高无上的名字——郝进步！

我的形象确实难以启齿。

小的时候，我家的猪闹情绪不吃食了，我娘就带我到院子里溜一圈，我家的猪见了我以后，就非常自信地活了下去。

我当兵的时候，不懂什么是爱情，只知道兄弟如手足，结果把自己装扮得跟干手观音似的，张牙舞爪地在军队里混日子。

后来才听说女人如衣服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竟然七手八脚地裸奔了二十余年！

于是，我赶紧找了叶梅这件遮羞布狂追起来。

那时候，我已经是一米八的钢铁战士了，只是人特瘦，叶梅总说我像枯死的相思树。

老岳父问叶梅我长得什么样，叶梅就从屋里拿一圆规，告诉她爸爸说：“看了它就不用看你女婿了。”

我老岳父却满意地点点头说：“想生活圆满那就得找圆规！”

我岳母总爱说，挑来选去的，总算挑着个千年人参，交代叶梅找根红线把我拴紧了，别叫大风给刮跑了。

其实我长什么样子对于叶梅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我对她好！

我当了八年的志愿兵，又在阜县地区广播局里工作了八年，混到三十六岁，除了脸上冒点胡子碴外，什么名堂都没混出来。

往大里说是个记者，满世界跑着拉广告，写吹捧文章的通讯员；往小里说就是个打杂的，名片上的头衔倒是不少，却怎么也没有科级干部身份。

领导说，不让我忙活点，对不起我头上那几根白头发。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广播局会议室里。

时间被墙上的大钟一口一口地吃掉，我不停地拽着头上的几根白头发，摸着腮帮子上的胡碴子，

<<郝进步的婚姻战争>>

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墙上的大钟上，脑子里只思考着一个问题：会议室里是什么在嗡嗡作响？

鸟叫？

蝇飞？

我猛然一抖，不，是开会。

最近几天，局里一直都在开一个关于改阜县地区为阜州市的会。

四点半了，会还是开得万分激烈，没有一点要结束的意思。

我老婆叶梅，已经连上了十几个夜班。

今天她休息，我想早点面去，买条鱼给她补补。

李主任又坐在我身边，我脑子转圈想了一千个能脱离现场的理由，结果都让李主任迅速驳回，最让人尴尬的是——现在讲话的局长，是我老岳父！

那也不行，怎么说买鱼也是为了他女儿。

我急得想摸打火机自焚。

打火机响了三下后，我放弃了自焚的念头。

厕所？

对！

我内急，我憋不住了行吗？

你管天管地，怎么也管不到我拉屎放屁！

李主任对着我无奈地摆了一下手，我没敢看老岳父，便溜之大吉，可他的讲话还是停顿了一秒钟。

广播局的后院，就是家属楼，跟几个屎壳郎似的，趴在广播局办公楼后面。

我开门一看，两个孩子居然比我还早，说是学校在修房子，不用上课。

我说，你们学校怎么天天修房子啊，缝缝补补的，不如盖新的了！

孩子们异口同声说了句：“没钱！”

”我晕了半天也没搭上话。

孩子们的学校和广播局很近，就隔两个大水泥门框，所以接送孩子上学的问题不用操心。

我先到厨房打开炉门，烧上热水，然后看一下墙上的表，还有一个小时到下班时间，这时间足够我买完鱼，赶回会议室报到。

不过，到这个点儿想买新鲜的鱼，只有到阜县城中心，那里离城中大概有三里路那么远。

看来，我得求助我的老爷车。

走的时候，我没有忘记大声和孩子们说了一句：“我给你们买鱼去喽！”

”我赶紧下了楼。

坏了，我忘踢那房子两脚了。

我马上调转回头“蹬蹬蹬”到了自家门口，憋足了劲，非常正式地对着墙踹了两脚。

他姥姥的姥姥！

这日本炮楼，可真难踹。

这座破房子，我仇恨它已经不是三两年了。

踹了两脚之后，我心满意足地骑上破车。

低头一看，哟！

这下麻烦大了，皮鞋头踢掉了一层皮。

管他的，叶梅要是知道这是为了踢房子踢坏的，一定会说：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”

”我偷笑了几下，骑上我那“哗啦啦”伴奏着贫穷的老爷车，直奔正前方，我的目的地——号称“星级厕所”的菜市场。

阜县地区要化为阜州市了，整个城都兴奋起来，跟老农民犁地似的，开了花。

到处都在盖房子，很多单位都要搬迁，甚至包括这个菜市场，也要搬迁扩大换行头。

菜场已经渐趋冷落，烂菜叶和鸡屎混杂的气味却依然如故，脚下依旧是污浊横流，整个菜市场臭气熏天。

我把车随意地靠在了一辆板车身上，也不用上锁。

别笑我那破车，就是安全，要是不小心落在小偷手里，估计他也玩不转这两个跟惯我的破轮子。

<<郝进步的婚姻战争>>

我蹲下身子，小心把裤腿卷好，我不是心疼裤子，是心疼自己。

叶梅她有洁癖，看见裤子上一点点灰就让我脱下来洗，我那么疼她，怎么能让洗衣粉腐蚀她拿手术刀的小蹄子呢？

我先跳过一个小水坑，然后一只脚踏上一块砖头，另一只脚先悬在半空，观看了几秒军事地图后，两只胳膊伸开以掌握平衡，然后又走了一段烂木头。

一分神，我差点把几块烂菜叶当陆地，起了一身冷汗。

我歪歪扭扭，扭扭歪歪，总算接近卖菜的了。

你说我买条鱼，我容易吗？

跟爬雪山过草地似的。

菜场里，卖菜的小姑娘仰起西红柿般的笑脸，一边收拾着筐篮，一边数着一叠叠带汗水的钞票，脸成了醉人的菜花。

卖肉的老汉案板上还剩几块肥肘子，他耷拉着脑袋，一看到我，便抹着鼻涕吆喝起来：“师傅，割块肉吧，挺新鲜的……”

“咋新鲜的？”

“我朝买肉地吆喝，‘是不是等猪憋不住尿了再杀的？’”

“我贼讨厌他们往活猪身上打水了，就为那二毛钱的称，连老祖宗都不放。”

那卖肉的，看着我张着嘴巴喝了半天西北风。

“大哥，来点小白菜吧！”

今天刚摘的，你看这叶多绿多新鲜啊！”

“我才不吃小白菜呢，小白菜命苦，还生活在旧社会，你自己留着用吧。”

“这社会进步了，小白菜早解放了，说不定她还在哪家夜总会坐台呢！”

“啊——进步！”

哈哈……”这是北方人的市场，我操着一口的大杂烩口音。

他们对我，充满“南蛮北佬”和“外族人”式的鄙夷。

我习惯性地先在菜场从头走到尾，目的是了解一下市场行情。

三毛两毛的差价对我这样经济素来拮据的家庭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卖鱼的盆里，只剩下最后一条鲤鱼了，而且还是一条红色的鲤鱼。

这红鲤鱼天天见，就是没吃过，就当是尝鲜。

鱼三块八一斤。

我说：“这鱼就要歇气了，就三块五吧。”

卖鱼的说：“想杀价就明说，别褒贬我的鱼！”

我说：“褒贬才是买主。”

卖鱼的懒得再说话，就点点了头。

大冷天的，他也不想在这耗。

我最近听说，鱼贩子往鱼水里滴柴油，为了让鱼鲜活。

我有点怀疑，闻了闻发现没什么怪味，才放心地让鱼上了称。

我死盯着那卖鱼的称鱼，也不管他高兴不高兴。

卖鱼的大喊着：“鱼一斤六两高高的，五块六。”

我说：“五块五吧，没那一毛钱。”

卖鱼的不言语，也没问我要不要杀，就把鱼装到黑塑料袋里。

我拎着鱼往回走着，习惯地到较称的地方称了一下我的鱼。

不好，才一斤四两，一条鱼少我二两称，也太歹毒了吧！

七毛钱啊，够我们一家人吃顿上好的白米饭了。

我看了看表，时间紧迫，回去晚了被扣奖金，就亏大本了。

但是，大丈夫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，我得回去找卖鱼的。

卖鱼的正在清洗杀鱼用的案板，用铁刷子擦着肉案，一些血水夹杂着鱼鳞肉沫，溅得到处都是。

一看见我来了，他赶紧把东西丢到了三轮车上，骑上就跑。

我忙喊：“小心路滑啊您！”

<<郝进步的婚姻战争>>

为二两称摔个大跟头住上院就不值了。

” 卖鱼的说：“我天天都在这卖鱼，不干那缺德的事。

” 我说：“难道眨眼间这鱼就瘦了？

” 卖鱼的说：“鱼饿了，回家喂点食，还得多二两呢！

” 想跑？

没那么容易，我来到了板车跟前，骑上车加速再加速。

我使劲儿地踩着脚蹬子，车轮这下“哗啦啦”飞快地往前奔，往前奔…… “你别跟着我，二两称，就七毛钱。

你追什么追，够你出汗喝水的吗？

” “那你为什么不多给我二两，你回家不也省水钱吗？

这鱼我要了，你退我七毛钱。

” “不行，这鱼本来就便宜卖给你的，我三块四贩来的，去掉人家给我的水钱，我还不够本呢！要退顶多退给你两毛。

”

<<郝进步的婚姻战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